

威 · 艾 · 柏 · 杜波依斯 著



黑色火焰 三部曲之二

孟沙办学校

黑 色 火 焰

第 二 部

孟 沙 办 学 校

〔加納〕威·艾·柏·杜波依斯著

徐汝椿 陈良廷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六年·上海

孟沙办学校（黑色火焰第二部）

书号 10122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紹興路74号）

字数 299,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 \frac{5}{8}$

1966年3月上海第1版 1966年3月上海第1次印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W. E. B. Du Bois
The Black Flame
A Trilogy, Book Two
Mansart Builds a School

本书根据 Mainstream Publishers

1959 年版本译出

目 次

第一章	瓜贝尔夫妇	1
第二章	亚特兰大大火記	23
第三章	世界大战	41
第四章	新释奴运动	63
第五章	哈莱姆高地	78
第六章	新教育	102
第七章	白皮肤的黑姑娘	124
第八章	黑人学校改成高等学校記	145
第九章	孟沙校长	164
第十章	长子	184
第十一章	棕色皮肤的俊小子	214
第十二章	次子	234
第十三章	勒弗尔斯·孟沙法官	256
第十四章	丑黑姑娘	271
第十五章	黑佃戶	294
第十六章	世界崩潰記	317
第十七章	工人組織	342
第十八章	淑伊·瓜贝尔的終身大事	364
第十九章	马具匠的儿子	384
第二十章	幻想与乌云	412

第一章 瓜贝尔夫妇

一九一二年。瓜贝尔太太在亚特兰大訪亲問友。以往他們夫妇虽然經常打算到亚特兰大去一趟；可是，有几回碰上亞諾匆匆忙忙趕去出差，夫妇俩始終湊不出時間一起去好好交際一番，照瓜贝尔太太的想法，这么交際交際，总搞得出个名堂来。

她一听说亚特兰大的市长、社交界領袖、闊綽的銀行家約翰·鮑尔温原来是老鮑尔温博士的儿子，心里不由得惊喜交加。

“不见得吧！”瓜贝尔太太顫声顫气說。“怎能这么巧！我先生还常常談到他呢。亞諾是鮑尔温博士的一个得意門生。不消說的，他一定認識約翰，你那位約翰·鮑尔温。是啊，我敢說以前听他提到过——經常提到，那可沒錯儿！”

这时她正坐在小鮑尔温太太的漂亮起居室里吃茶点。这么闊气的一份家；女主人文雅嫻靜，不大講話，和她談得多亲热！瓜贝尔太太噤哩呱啦談着，簡直沒歇过一口气。脑子里尽跑野马。

“多美的花呵！亞諾喜欢花，着实算得上个行家。我敢說，他见到你府上的花园，保险乐得跳起来。他的花园在兰阿克着实称得上个名胜，什么百日草啊，美人蕉啊，玫瑰啊，養香啊——啊哟，真是說也說不上来。我的确也好算一个爱好花鳥什么的，可是連一个名字也別想記得住。在这大城市里栽培那么多好看的花草，准要耗費不少錢！

“你的先生和我的先生應該重新来往才是。既然你先生是

市长——年紀这么輕，就当市长，真是不能再显赫了，是啊，这可不用說啦——”

鮑尔温太太不知嘀咕了句什么客套，瓜贝尔太太却理也不理，一口气說下去。“那样我們的先生就关心同一件工作——教育工作了。教育工作是门了不起的职业。亚諾在兰阿克立下了不少大功。他是当地督学，想必我已經跟你讲过，他創辦那些学校，实在是白手起家。你也知道那类閉塞的小乡镇是什么种情况——我可不是說兰阿克也是那么小，只是說当地人有眼不識人才，比如象——啊，对了，我真荣幸碰到这位——你刚說这位太太姓什么来的？”

这时，另一位女客插了嘴，瓜贝尔太太才默默沉思起来，心头一个計劃逐渐酝酿成熟——慢慢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仿佛在遙远的天边展出了一片惊人的美景。亚諾应该离开兰阿克；那沉悶的小鎮快把她逼疯了，全鎮只有那么点大，不管做什么事都逃不过人家的眼睛，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碰到极无聊的芝麻小事，总要鬧得滿城风雨。虽說瓜贝尔太太在那里住了一輩子，看来这回到亚特兰大来一次，才恍然大悟，原来北卡罗来納山麓小丘間这座小鎮竟是那么肮脏，那么俗气。是啊，亚諾和約翰·鮑尔温应该见见面才好。

約翰·鮑尔温是聞人。他在亚特兰大真是举足輕重。家业已經撐得不小；将来一定发大財；目前是市长，日后大概会做州长，接下来保险当參議員，再接下来呢，嘿，誰說得上？唔，亚諾要能攀上这福星，安知不直上青云！这一来，他們夫妇就可以摆脱小鎮上特有的流言蜚語和土里土气的趣味，跳出那种落后閉塞的生活圈子，到熱鬧、繁荣、数一数二的大城市中安家落戶。她听听碰到的人的意见，听听宴会上、交际场合中的談話，就知道

亚特兰大势必会成大城市，在南方不难算上头一座，在全国也不难挨上前几名。安居在这么个枢纽重镇，行行人才都能飞黄腾达。当然，亚诺并不出众，似乎也没什么雄心大志，不过他确有真才实学。看过的书多得不得了。到底怎样看的，瓜贝尔太太怎么也弄不懂，不过他是看了，而且真象看得津津有味似的。噯，噯，等会儿再想吧——她顿时按下念头，不再乱想了。

“你回来得正好，”鲍尔温太太没精打采的对一个新来客人说。“你看到吉姆吗？不消说；呃，这儿情况倒跟往常差不多；你一定听到卡莉和约翰的事；真叫臭不要脸！是啊，我在考虑买件新的皮大衣，可是式样都不称心。不，哪儿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信。再来点茶？你要吗，瓜贝尔太太？”

“要，要，当然要罗，”她不知不觉把话说得含糊了点，因为她其实并不在听人家聊天。她赶紧提一提神。“可你真得赶快到兰阿克去一次，鲍尔温太太，真得去一次才好——还有你，也得去一次，这个，这个——太太，你们总也知道，就是摆脱大城市里那种繁闹、忙乱，出去玩玩。你和鲍尔温先生，我敢说你们两位都需要换换环境——哟，是吗？那太好了！你们会路过兰阿克。不消说，头一流快车经常都不停站，可我们准能想法子。你别忘了，我们在等你们光临呢。”

这当儿，其他客人不断进进出出，瓜贝尔太太思想又开了小差。最好让约翰·鲍尔温到兰阿克去；让他想办法替亚诺在亚特兰大的市立学校中谋到份差使。在亚诺管辖下的兰阿克学校早有了很好的声誉。教育部曾经表扬过那些学校，亚诺也曾经被请到“全国教育公会”去宣读论文。当然，他没有出席；对这类机会，他的反应向来不大灵敏，也不大起劲。

“是啊，”她一见鲍尔温太太站起身，不由脱口说出了声。“亚

諾在管理學校方面實在是把好手。可惜你沒見到他接手前那種學校系統。校舍又舊又破爛，教師都糟透了，也沒有什麼系統。他把全市學校系統建立起來，專門規定了教育稅，修蓋了漂亮的新校舍，還拉到全州幾個最好的教師來教課。甚至於還說服‘羅生華德基金委員會’在郡里開辦一所‘黑鬼’學校。我看嘛，真是賣力得過了頭，可是亞諾高興極了。啊，我得走了。不用說，今晚要在約翰遜府上再見面。你真太好啦，讓我到你府上來玩，還那麼熱誠款待我。真叫人感動。再見，再見。”

亞諾·瓜貝爾是北卡羅來納人，不過書倒是在佐治亞大學念的，當時那學校的教育方案正是老鮑爾溫博士在負責指導。他大學畢業後，才回到北卡羅來納去當教員。他是個瘦長條子，淡頭髮，藍眼睛，天生駝背；外表雖溫和，實則非常剛強，一眼就看出是個理想家。一九〇二年，他當上蘭阿克市督學，心里真高興。蘭阿克是北卡羅來納州一個小鎮，也是相當繁榮的農業區中心，還有幾種小工業；座落在北卡羅來納州的西部，居民多半是中產階級的白人，另外還有少數黑人，有的是做傭人的，有的是郊外的佃雇農。

瓜貝爾太太從亞特蘭大回來，一肚子都是計劃，此起彼伏，想想都很合理，叫人心迷神醉，她一一講給丈夫听了，誰知他偏偏不起勁，這真叫她想不通。亞諾應該打算馬上離開蘭阿克，仰仗老鮑爾溫博士的兒子約翰·鮑爾溫提拔，在亞特蘭大立定腳跟才好呀。

“約翰·鮑爾溫？我不記得哪個叫約翰·鮑爾溫。”

“什麼話，他就是老鮑爾溫博士的兒子呀；你一定記得。”

“對，對；是有個年輕的妻子，還有個兒子；可他是在普林斯頓大學讀的書。我畢業後，他才回家。大家一向覺得奇怪，鮑爾

温的儿子为什么偏要上北方去求学。我想这都是他娶的那个輕佻老婆出的主意。”

“亞諾！她是布雷鏗立治家的小姐，如今是亞特蘭大最受尊敬的社交界領袖。至于約翰嘛，他是亞特蘭大的聞人。手頭很有錢——”

“不錯，都是他外公家的錢。”

“呃，他在吃銀行飯——你听着：他是市長，年紀還不到三十呢。明白嗎？”

“明白什麼？”

“你應該去接近他，拜訪他，請他到這兒來，看看你那些學校。他還記得你呢，他太太對人也很熱誠。”

“可是，親愛的，我不認識他，也不想認識。他不見得認識我。我不想上亞特蘭大。在這兒就稱心了。”

“就是這句話。稱心！我的天！稱心，滿意，在這起碼的小鎮上。”

亞諾沉住氣笑了笑。但是他反對寫信邀請鮑爾溫來玩一次。

“我不認識他。我不知道他怎麼得——意來的。啊，對了，小鮑爾溫准會大大得意，可是得意究竟算什麼呢，何況，得意了，又怎麼樣？我何必離開蘭阿克？我在这兒干得不錯，過得快活。還有什麼不知足呢？住到亞特蘭大去，這主意說什麼也不會打動我的心。我到過亞特蘭大一兩回，只覺得又鬧又脏，無論動腦筋也好，種花草也好，都不是地方。約翰·鮑爾溫那個闊佬自然有錢在亞特蘭大蓋個花園，可照我看，亞諾·瓜貝爾這個窮漢在此地蘭阿克修的花園管保好得多，花的錢也少得多；因此，如果這是花園問題——”

“可這不是花園問題，你那麼說才糊涂呢，你自己心里也有

数。問題是要出人頭地，見世面，領行情，可不是在這狗窩里庸庸碌碌過日子。”

亞諾笑了笑。“我剛到這兒，跟你談戀愛那工夫，你可沒管它叫狗窩呀。听你說此地也算是南方數一數二的漂亮城鎮，很有氣派，還有段光輝歷史呢。”

“胡說。你真在開玩笑。拿一般閉塞的小鎮來講，蘭阿克倒還算不錯的；可是要想過二十世紀的生活，住在蘭阿克就是辦不到。這兒地點偏僻。搞不出什麼名堂來。你得換個環境過過。”

說起來，對亞諾來硬的，恐怕失策了，可惜瓜貝爾太太剛才沒有理會到。他往往就此不作聲，強到底，目前不是又擺出這副態度來了嗎。她想哭呀笑的鬧一場，誰知他還是老方一帖，扔下她一走了之。這時她才想起了淑伊。一九〇三年，她嫁給亞諾，隔年就養下這個獨生女。如今淑伊已經八歲，多半是靠黑人保姆照管。瓜貝爾太太看出亞諾喜歡孩子，養下淑伊後不久，就暗示說，由於一連串講不清的原因，醫生勸她不要再懷孕。亞諾心眼太好了，當然不反對，也沒有追問。他們夫婦就此安心守著一個孩子過日子，直到如今碰著這緊要關頭，瓜貝爾太太才把淑伊看作通往亞特蘭大的橋梁。她深信，只要從孩子的教育和前途問題下手，不怕瓜貝爾不明白，他必須多掙點錢，抓緊些機會才好。

這一想，她忽然發覺，原來淑伊的教育問題根本沒人管帳；把教育孩子的任何工作一概交托給黑人保姆，那是最不恰當了。她就將保姆辭掉，親自在淑伊身上多用了几份心；一面看書，一面打聽亞特蘭大有哪些新開的白人幼兒院和小學校是辦得不錯的。亞諾眼看妻子對女兒關心起來，心里非常滿意；只是孩子心里很不痛快，大哭大叫的吵著要黑人保姆。鬧得有點家宅不寧。妻子越來越厲害的爭著要到亞特蘭大去，亞諾自然不能當作耳

边风；不用說，多少也明白了妻子說的話有几分道理。当初他大学毕业了业，試教了一陣书，几乎是无意中来到了这鎮上。鎮上恰巧缺人应急，就派他担任督学，他从此一直干这份差使。一切都很順手，因为这份工作他掌握得了，全部班底也左右得了，大部分都能听他的調度。他已經叫这一帶五千来个白人認識到教育的重要。鎮上有富农，有代銷商，还有几項工业。白人里头沒有压在底层的工人階級，大多数是收入相当不錯的職員和技工。按照收入來說，社会地位虽然有些高下，也不算大，更談不上天壤之別啦。当奴仆的和做小工的一概是黑人，多数是世居市区或邻郡的黑人家庭出身。

白人早已認識到那些学校的可貴。他們都很愿意繳納額外稅款；大街上那幢朴素而漂亮的高級中学校舍，总叫当地市民大为得意。他在教师問題上虽有点棘手，既不容易把一些混飯吃的老家伙請走，也不容易定下高薪来吸引一批有专门訓練的青年教师，不过，就說在这方面，他干得还是有相当的成績。

兰阿克的生活費用不算高；社交活动自然未必吸引人，倒也不嫌无聊。他手下的教师多半称了心。鎮上看不到什么严重的种族問題，至少市民并不知情。住在鎮上的黑人人数相当少，住在乡下的比較多些。市立学校系統中虽然沒有明文规定黑人求学的地方，在乡間，黑人却利用一座旧教堂做了校舍。他想法子用罗生华德基金办了一所新学校，那里也出了力。对全郡黑人說来，学校設備着实不錯，只是有些人来上学得走上一大段路，他也沒辦法让那里替黑人安排白人使用的那类交通工具。不过这不是他的本份工作，他也无能为力。

瓜贝尔个人生活得相当美滿。工作总是忙不过来。当初他糊里糊涂的結了婚，娶的是鎮上一个美人，亲戚都是富貴人家，

交游很廣闊。他在環境幽美的地帶蓋了座小別墅，有六間房，一個大院子。私底下他不得不承認，每逢想到生平追求的種種迷人事物，首先浮現在眼前的就是花園；可是，對瓜貝爾太太却始終不敢承認，他牢牢守在蘭阿克，為來為去是為了這院子。

另一方面呢，亞諾·瓜貝爾看看自己和世界大勢脫了節；同操心國家大事、醞釀創造新世界那批人都不來往，心裡自然有點苦惱。他在这小鎮上辦的事業，畢竟範圍狹小，況且也不重要。比方說，教育那批青年為的是什麼呢？將來他們有的會做生意；有的進大公司當職員；有的從事煙草業，不是種煙就是制煙；有的去教書，鄉下也好，小鎮也好，能在大城市裡最好。但是，什麼發展前途啊，社會進步啊，新的生活方式啊，這一套遠大理想，他們根本就沒有。

要使學生、教師、全鎮市民都認識到自己需要考慮到社會問題，那可不容易。他們當中簡直沒一個人曉得有什麼種族問題。在蘭阿克，只有少數黑人投票選舉，當然，做官的一個也沒有。黑人裡頭真正窮苦的並不多，犯大罪的也沒有。他本人倒希望跟某種世界有密切聯繫；也希望參加什麼運動，或種種運動，來進一步了解怎麼才算是做人。可是怎樣投身進去呢？在亞特蘭大根本看不到顯著的門徑。他對亞特蘭大有點認識，凭這點認識來看，亞特蘭大雖然開着種種方便之門，也不便於實現他心頭的願望。只是便於發大財；便於稱王道霸，掌握人類的生殺大權；便於向並不明確的方向擴張，達到他預想不到的結果。

如果他進一步認識到自己有的是權勢，有的是志向，那早就想到出把力，促使亞特蘭大這巨型發電機、神經中樞似的重鎮成為扭轉乾坤的力量；可是在蘭阿克這類較小的地方，一切都無足輕重，想要從中搞出相當不錯的平常事來，簡直比登天還難呢。

不知怎么的，他就連試一試都不敢，也不敢妄想自己在亚特兰大干得出什么名堂来。再說（这更是个人的事了），他就恨靠人家提拔，就恨向当权的請求照顾；照他看来，如果权貴人士认为他有可取之点，当他可造之材，他自有資格等他們自动找上门来。要他对約翰·鲍尔温巴結、乞求，那可不行。

此外，他也了解，他那心眼有点糊涂的可爱娇妻对亚特兰大的要求跟他完全不同。她滿脑子都是社交生活和奢侈享受，只想有机会出出风头，见见头面人物。他知道自己碰到这一套就討厭，也很别扭，因此索性略带苦笑的閉紧嘴，絕口不談这件事。后来，說也奇怪，他小女儿的教育問題竟越来越显得重要，情况才有了改变——到底是什么緣故，瓜贝尔可不了解，要么是妻子仿佛突然間挑起了做母亲的担子吧。如今她为了让淑伊快乐，忙着重新安排家庭生活，真是不知疲劳，再則她确实觉得有点两样，尽管至今孩子跟她还生疏，对照料孩子这个新工作居然兴致很高，所以分外叫人相信了。只是她嘴里仍旧談着前途問題。

“一年掙一千两百元，究竟能派什么用处呢？刚好过得去；可是碰到要扶养几个孩子（她故意說成几个），那就一个子儿也省不下。等到将来淑伊要上大学了，那怎么办是好呢？一年少說也要一千呀。就算念高中吧，待在家里，还有什么女生联誼会啊，各种活动啊，說來說去也得多弄几个錢，因为淑伊眼看一天天大起来啦。”不久連淑伊也开口要求上亚特兰大这个天堂了。

不久，亚特兰大召开“全区教师大会”，亚諾接到了請帖，請他去宣讀論文，亚諾有点怀疑，这是他妻子通过那批忠心的教職員安排的；事实倒正是如此。他們都认为这是莫大的荣誉呢。亚諾去了，心里虽不明确怎么办，多少也想到試它一下，看看是否能謀到个薪金較高的职位，正象他妻子說的，也是个比較容易

領“行情”的差使。这么做当然花時間，不过，多交几个朋友，了解一下地理环境，倒也不伤脾胃。何况，一旦另有高就，尽管他从未亲口要求过加薪水，兰阿克大概也会自动提高，看来这有七八成希望，也比较合他心意。

他到亚特兰大那时，当地公立学校的情况正在危急关头。校董会已經注入新生力量，为首的是小約翰·鮑尔温。小約翰·鮑尔温是“企业界”的代表，企业界认为目前插手教育事业正是时候。以往，空头激进主义层出不穷，曾經风行一时；惊天动地的工人运动也是风起云涌。当前的督学是个古板的老頑固，他領導下的学校都是讲私情、卖面子的温床，老式作风和新式思想混杂在一起，分也分不清。

約翰·鮑尔温出席了午后教师會議，当时瓜贝尔宣讀了論文。約翰·鮑尔温正在教师里头物色新人才，但不一定要找个督学。在校董会上，他举足輕重，可以推翻当前的組織，但他不急于下手。今天他出席會議，是因为新泽西州屈梭頓市的督学要在会上发言，这人曾經謀过亚特兰大的督学职位。鮑尔温冷冷的听他发言。看样子他尽力說得比南方人还显出南方味道。那副口气簡直是一百个瞧不起“群众的要求”，心里一定是念念不忘黑人；那批听众呢，当然只顾到自己或多或少直接代表的白人工人，脑子里絲毫沒有想到黑人。这点鮑尔温是看出来。

“他不行，”鮑尔温咕囔着半欠起身，准备走了。一见下一个发言人站起身，頓時收住脚。他本能的喜欢那个人。看看有点象他父亲——那近乎传奇式的人物、只会說不会做的老头子。那人也有他父亲那样的內省神气——还有一点点苦行僧味道。鮑尔温就坐下听了。那篇話說得很明白，通情达理，非但句句直率，而且通晓人情世故。

鮑爾溫匆匆想了一下。他查查議程表，才曉得這位亞諾·瓜貝爾來自北卡羅來納州一個小鎮。這種人用不着花大錢就好弄到手——比北方人的身家要便宜得多。當然沒有號召力，不過他到底是南方人；對種族問題既不忘懷也不夸大。他會引得有些人眼紅；亞特蘭大人多半會覺得比他高一等，不是想利用他就是想擠掉他。但如果鮑爾溫會相人的話，這人確能治人。鮑爾溫立刻拿定主意，走到讲坛腳下迎接瓜貝爾。他裝出一副毫無隔閡的模樣——又爽直又熱誠，滿臉坦率，一團和氣。

“謝謝你，瓜貝爾先生——謝謝你。講得太好了。”

瓜貝爾吃了一驚。雖說人家常常聽他發言，可是他難得受到稱贊呀。

“這個——請教——”

“我叫鮑爾溫——約翰·鮑爾溫；說不定——”

“對，那还用說，令尊是老鮑爾溫博士。”

“對，對——你是否——？”說着鮑爾溫一轉念想到了什麼，利時改了口。“你認識他——？”

“對，我對他非常熟悉。其實我認識的人當中還沒一個有他那麼熟的——同樣熟的也沒有。”

兩人邊走邊談起來。他們走過一堆堆人群，機械似的打着招呼。瓜貝爾談到老鮑爾溫博士；問起他健康情況，還賠不是說，自從他退休后就斷了來往。

“他是个怪人，脑子里的想法都是奇奇怪怪的。知識很丰富，非常丰富——曉得這兒目前的情況，歐亞兩洲的形勢；曉得過去的事，十年、百年、千年前的事都曉得。樣樣都清楚，樣樣都了如指掌；用不着思索，用不着拼湊。他就地用來解決本國問題、本地學生問題。不消說，就因為這緣故，人家不了解他。看

来他經常談到的問題，人家总是連一点点模糊的概念都沒有，对人家的为人和事业，也总是作出异乎寻常的結論。”

鮑尔温不由沉思起来。他那种人一定值得認識，小伙子少不了象他那种朋友。他竟还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为什么以前从未真正碰到过这种人呢？瓜贝尔往下說道：

“不过人人都喜欢他。那种忠厚的性格、无私的精神是那么明显，那么彻底。他总追究‘是非’，再加透彻了解人类的灵魂，所以始終分得清‘是非’，人家也知道他有这套本領。他老是代人受过。”

鮑尔温心里怦的一跳。回想起来，这古怪老头，不就是迟钝、邋遢、一向碍人手脚那家伙嗎。当初年輕活泼的母亲和自己私底下拿他如何戏弄取笑呵。碰到人家干了一点特別冒失的事，在老头的眼里往往意外的看到不快的神色，如今回忆起来，真叫奇怪，居然还疚心呢。眼前依稀看到他爬上楼，到书房去，那是間狗窝，积满了尘土，一屋子都是书，从不准人家进去，免得人家弄脏身上漂亮衣服。

他漸漸有点不安了；心里直納悶，不知瓜贝尔是否晓得老鮑尔温博士还在人間，已經老得叫人认不出了，給禁閉在山上住宅里，两眼望着外面世界，嘴里嘀咕个沒完。他生怕瓜贝尔問出什么不順耳的問題，赶紧折回身走了。临走前却說了一句：“瓜贝尔先生，希望今后多见见面。我心里有个打算，可能对你我两人都有关系。”

隔一年夏天，小鮑尔温北上开会，同部分头面人物密商各種問題。偶然間，他进一步打听了亞諾·瓜贝尔的情况，所以在陪着太太南下途中，特地想了办法，让直达快车在兰阿克停了站，他就下车去拜訪瓜贝尔夫妇，这可叫瓜贝尔太太又惊又喜，又哭